

解醒語  
聞見異辭

合誌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 野客譚語序

僕生性疏野所居之地有水有山有草有樹則饒野趣也所接之人或耕或織或樵或漁則皆野人也布衣而草屨則固野服也麥飯而藜羹則又野食也於是自號爲野客人有竊竊焉議之者亦有欣欣焉慕之者而野客弗計也頻年以來奔走四方遠山林而近城市辭田父而接貴人衣之樸者或易而華矣食之粗者或變而精矣而疏野之性則未之或改一二素心人樂數晨夕酒酣茶罷相與談奇聞軼事輒娓娓忘倦客去則取而筆之書聞見旣多編纂遂富韻之曰野客譚語從其朔也非敢示世聊以自娛爾

光緒丙戌秋日

泖濱野客識

# 老人夢語序

高宗夢得說爲千古說夢之權輿他如晉侯夢疾爲二豎子在膏之上膏之下趙簡子夢之帝所聽鈞天廣樂其聲動心往往以精神之所感意氣之所通見之於夢自是厥後善夢者無如莊周方其夢爲蝴蝶時則固栩栩然蝶也俄而覺則又蘧蘧然周也吾不知周之與蝶其固一而二二而一者耶其固有心而幻之無心而化之耶天高地遠古往今來滄海陵谷之變遷土物士庶之興廢其接於我前者無非夢境也忽焉而以我身廁乎其間是不啻以我入夢也忽焉而蟬蛻羽化棄世謝俗是不啻以入夢之身而出夢也嗚呼設以莊生處此則蝶之所以爲蝶與周之所以爲周夫固有心領神會而不僅以迹象參之者矣僕幼而失學壯不如人證因果於三生善緣未種撫昂藏之七尺壯志全灰曾憶庚寅除夕妻孥守歲倦極就寢瞢騰一枕遽入黑甜夢中所遇怪怪奇奇恍恍惚惚迥殊乎疇曩迨至旭日射窗夢回枕畔潛思默記如有所感尙以爲夢境之適然耳忽忽七十年來造化弄人飢寒逼我旣不能耕負郭之田以樂道自適又不能挾干時之策以吐氣揚眉而徒局促轅下俯仰因人困臥轍中枯槁誰恤人生至此天道奚論回憶前夢適如符節盜蹠之言曰一月之中開口而笑者能有幾日有

生以來備歷艱難飽嘗憂患乃知蹶不欺我獨坐闇室悄焉寡懽長夜何其孤燈欲滅  
雨淅淅以沾幌風飄飄而吹衣唱鮑家之詩則秋墳鬼哭吟楚騷之句則湘水愁深已  
焉哉帝鄉不可到富貴詎可期惟此落落孤懷渺渺素志尙欲效候蟲時鳥之鳴以抒  
寫於萬一僕指七十年中目所覩耳所接者不乏迷離愉悅之談新奇可喜之事於焉  
伸紙磨墨抽秘騁詞耽耽焉兀兀焉曾不知老之將至夫以我夢中之身處夢中之境  
而又備歷夫夢中之事則我今日之所記豈得謂之非夢語乎哉內翰一場富貴被春  
婆一語喚醒閱是書者請更下一轉語

光緒元年季秋

鷓鄉老人自識

# 序

夫世之觸龍語而怯走觀蛇角而心驚者彼蓋界限六凡而開寡於款啓識拘一孔而見囿於霧區誠不足發宙合之奧扃而抉圖書之祕府也表姊丈許君秋垞屐謎善讀塵譚忘疲摘洛鈎河伸舒夙研易理言鯖書雋叔重不讓經神撫拈既繁篇頁斯富所著珠盤駢記蝶夢緣仙緣延慶笑林雜說諸書嘯葉粲花千言競吐焚膏研露十手爭鈔固已有棟皆充無楹不擊尤復驅詞恥儉夸目尙奢悟塵塵念念之因罔怪怪奇奇之狀綜其聞見標以異辭潑墨成雲奇峯忽擁翻瀾縱吻別派同探燭定燃犀恍鬼笑靈談之交接詞非祭纓覓搜神述異而翻新若秋垞者其今世之谷神子乎顧博引者或荒誕而不經錯舉者每紛選而鮮要逞毫端之狡獪博笑口之胡盧無補虞箴徒嗤齊語而是編則雷同羞學月旦精參讀徐度却掃之編盡是當頭棒喝公稱過庭之錄尤爲塵右箴銘洵乎刮日之金鏡振盪之木鐸已垣自慚腹儉快誦新辭佩鴻筆之摛文付鰕生而作序竊謂鳳苞五色非徒寸羽凌霄龍握三殊不第片鱗耀日他日者出其奏古鑠今之論以纂石渠天祿之書摘異標新治聞擘見則是編其猶半壁而未觀全規一斑而未窺全豹也歟時道光二十六年歲次丙午仲春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武原表內弟沈炳垣拜撰

# 自序

從來論道者恆守夫常述事者每矜夫異異固快人心目駭人見聞也無論夢卜黃熊氛占赤烏鶴飛宋野龍觀鄭淵且易標戰鬼之奇詩著履武之兆垂於經者猶難盡刪矧屬小言乎所以齊諧湯問不少奇譚諸皋搜神侈陳軼事釋南華之妙諦想東方之瞻辭愈出愈奇日增日幻而述異遠追任昉志異近遡松齡光怪陸離窮形盡相可以爲稗官補其闕爲淺見廓其規然余所謂異者不必盡牛鬼蛇神耳卽大小懸殊語言調笑均得日之爲異昔纂琵琶演義一書託言釋道猶未能備溯厥聞繼編珠盤駢記二冊僅免參差猶未能擴其所見今余隨鈔舉凡宇宙間形形色色怪怪奇奇既貴於親朋納之人尤貴於筆硯導之出用是述古人之異繼以近來之異談遠方之異參以同里之異誌目中之異益以夢境之異其事雖殊其所稱異者一也非敢擬袁簡齋之新齊諧紀曉嵐之灤陽銷夏錄以詡俶詭靈奇詩欲仿伯祖夢椽公瓜廬記異四卷所謂補談資昭勸懲消炎暑居斗室以稗許田遺閒情以却睡魔而已名其編曰聞見異辭正欲前之異無敢忘以冀後之異復有所觸也是爲序

歲次重光赤奮若添線節綠筠居士識於自有樂齋

# 題辭

傳疑傳信一翻陳。句比西陽雜俎新。但作有關名教語。見聞底事悉從真。想人非非闢  
化機。豈嘗炫異與矜奇。好辭雋永頤堪解。勝彼匡衡只說詩。  
女史張蘭韞芳齋

山水鍾清淑。文章有典型。看人雙眼白。載筆一燈青。月旦師家法。風流接祖庭。浣薇剛  
讀罷。雙管想通靈。  
吳藻蘋香

石子一升能種玉。秀才三耳更通神。閒來揮麈資談助。未要尋常索解人。兜元國與和  
神國。幻境傳聞或不虛。纂述喜兼才學識。居然史筆繼瓜廬。  
吳珍幼蘋

瓜廬載筆憶當時。儒雅風流想見之。見見聞聞徵往事。奇奇怪怪譜新詞。千秋史筆董  
狐直。一代文章司馬奇。自是淵源家學在。不妨傳信復傳疑。  
方外融三了然

乍聞妙著心先折。快讀新詞目盡迷。安得清風明月夜。扁舟訪戴百花谿。汝南月旦繼  
風流。暝寫晨書未肯休。識大不妨兼識小。史才一樣足千秋。  
觀慧花雨

松牕昨讀瓜廬記。新著重披見替人。漫道專家雲墨勝。此編幽奧續搜神。薛任蒲輩傳  
三賈。搜剔如君更出奇。佳茗一盃香一炷。賓朋揮麈助談資。  
羽客張謙雲樵

聞道圖書富。端推丁卯橋。雌龍兼灸殼。輸爾與偏饒。十寶搜神記。齊諧志奇怪。刊成書

傳下。紙價貴何如。

聞見異辭

耶辭

管山叟吾德涵

四



# 解醒語目次

## 野客調言

賽陶朱	一
日本三奇女	三
秀才不屈死	五
美哥馬島	六
假僕	一〇
早魅	一一
冷仙	一四
牧牛兒	一六
璇姑	一八
張鬼耳	二三
狂士參禪	二四
玉鳳	二六
三生石上舊因緣	三一
北游記	三二

五鼠運財法	三三
詩妓	三四
妖術	三六
夢仙	三八
劉軍門軼事	四二
海鵝	四三

## 老人夢語

趙孝子	四四
鬻龍殿	四五
城隍避位	四六
閻將軍夫人	四六
牛禍	四六
沈判官	四七
天書	四七
周先生	四八

雷震紀異	四九
斬妖	五〇
吳玉亭	五一
天外歸帆	五二
火蓮禪師	五二
剝老牛	五三
石梅	五三
勾魂使	五四
朱烈女	五四
食魚僧	五五
拂水山莊	五五
將錯就錯	五六
審石獅	五七
拾錢舉子	五七
異人	五八
謝廷璧	五九

狐報仇	五九	狐婚	六八	鐵算子	七七
紡車聲	六〇	阿癩	六九	癡頑成道	七八
獨臂御車	六〇	縊鬼附身	六九	騙術	七八
五相公	六一	祈夢	七〇	當石獅	八〇
馬驚庵	六一	楓橋六陳行	七〇	虐婢	八〇
徐解元	六二	鋸匠	七一	再世緣	八〇
滄桑變易	六三	黑店	七二	網船阿大	八一
武帝籤	六三	渡海	七二	失銅盆	八二
御車叟	六三	王鍾岳	七二	汪四朝奉	八二
活觀音	六四	方塔中大蟬	七四	銅鴨	八三
僧丐	六四	鬼祟	七四	地窟	八三
一馬駕雙鞍	六五	夙世冤	七五	量過銅人	八四
劉伶墓	六六	僞僵屍	七五	綉豆	八五
金吊桶	六六	季成銑	七五	鑲客	八五
做寶	六七	施阿六	七六	待漏詩	八六
女鬼	六七	罐銀	七七	賣虎臉	八七
大風	六七	借宿遇鬼	七七	再世夫妻	八七
巧術	六八	鴨卵中小卵	七七		

# 解醒語

## 野客譚語

### 【賽陶朱】

賽陶朱其先欲人也。累世有陰德。父慕天隨子之爲人。烟波泛櫂。風雨鳴榔。常終歲不歸。後愛嘗水之勝。挈家居焉。其地半村半郭。飲山綠而吸湖光。狎鷗鷺而友麋鹿。望氣者咸知其中有隱君子。母夫人懷妊。夢神人授以嬰兒。曰：此賽陶朱也。上帝命托生汝家。以酬祖德。他日當致萬金產。博五花語。且得西施作新婦。消受豔福。宜善視勿忘也。母夫人醒而誌之。及生兒。果岐嶷。啼聲甚宏。日炯炯有神。私幸夢兆有徵。戲謂之曰：賽陶朱即爾耶。兒微笑。似有夙慧。因呼爲阿賽。五歲時。道就外傳。聰穎異常。兒然不肯勤讀。暇輒與羣兒嬉戲。或鬥草拈花。或運甃累石。母見而呵之曰：少壯不學。老大徒傷。兒漸長。可不爲立身計耶。賽對曰：書足以記名姓。載數日而已。不足學。大丈夫立命安身。當別有在。母以其言異。姑聽之。閱數年。有外戚過其家。見而奇之。戚固善營運。設錢肆於滬上。因謂母曰：阿賽甚聰慧。埋頭牖下。終無發跡日。盍使游市。塵習會計。乎。母以爲然。兒亦欣然就道。既至肆。伺應既勤。心計尤密。凡肆中大小事。過目即能了了。戚甚喜。作書慰母曰：阿賽誠駉才。非豚犬比。他日本領不在我下。毋憂貧也。居久之。愈見信任。使之稽出納。掌簿籍。井井有條。居然老斲輪手。性頗孝。常以金密母。供菽水資。又數年。戚收肆。回故里。作富家翁。賽遂自立門戶。不復寄人籬下矣。當是時。海舶初通。海上彈丸。頓成鬧市。西賈貿易。以絲茶爲大宗。嘉湖一帶。素擅蠶桑之利。販繭買絲者。常接跡於海濱。賽乃就滬北設絲棧。華洋交易。賴其一言以爲定。以其通西語也。由是獲利頗厚。好交游。廣結納。門下食客。常數十人。出則載後車。入則開廣宴。笑語歌呼。勿禁也。又有劉盤龍瘡。瓊筵甫撤。銀燭高烧。喝六呼么。通宵達旦。屢

失巨注不惜也。一夕又與諸豪商博。屢戰屢北。意不稍沮。已而漏滴將殘。密明欲隱。量籌計數。已負巨萬。私念傾囊不足以償。乃從容許券。令其僕持赴某錢肆。取白鏹來。謂客曰。諸君倦矣。尙能在此小飲乎。客唯唯。於是重幣杯盤。相將入座。坐甫定。忽曰。吾腹痛甚。卽起入內。客以爲如廁也。不之疑。賽旣入內。密遣左右親信者。速往某錢肆。囑勿付鏹。是日適有輪船赴東瀛。將展輪矣。賽馳至江干。逕求附載。飄然一身。隨帆竟去。諸豪商屢欲罷。而取鏹者不至。賽又不出。始駭異。急入內視之。則蹤跡已杳。徧詢左右。亦無知者。諸豪商懷恨而去。時時遣人於峯御間物色之。蓋祇知其築臺避債。而不知其遠引高翔也。旣至東瀛。訪知有舊時密友。設肆長崎。遂往依之。因得與東邦人士往來。辨其聲音。學其言語。不一月。已精曉。是時西賈之在東瀛者。皆不解東語。東賈又不解西語。賽遂掉三寸不爛之舌。爲之譯言詞。講貨值。如西賈有貨出售。僅索二百金。賽必倍其數。以告東賈。東賈首肯。則以二百給西賈。以二百入私囊。爲東賈售貨。亦如之。不半年。獲利巨萬。然念喋喋終朝。爲他人代喉舌。終非久長計。乃就長崎。自設廣肆。擇貨之價賤而易售者。囤積居奇。不三年。囊資逾百萬矣。嘗慨然曰。人生貴自足耳。吾萬里辭家。隻身東渡。其得有今日者。豈盡由人力哉。若作守財虜。非吾志也。由是輕財仗義。遇故國交游。留滯東土者。必贈以重金。使逐什一利。曰。毋使郭解笑人也。自奉頗厚。曲廊廣園。深居簡出。衣服飲饌。務極豐腴。庖人烹調。不善。中宵叱去。不容頃刻留。其當意者。立命主者。賞以金。曰。彼營營於刀俎間者。無非爲利耳。其揮霍多類此。故雖頤指氣使。而其下皆樂爲之用。值生辰。二三密契。思所以媚賽者。召中士梨園。以往。袍笏登場。演陶朱公故事。座客齊聲曰。明公今日。壓梁肉。擁綺羅。十萬一紫標。百萬一黃標。誠不讓陶朱。所美中不足者。尙無苧羅村裏八。捧巾侍櫛耳。閱數日。覓得美人。以獻。穉齒韶顏。明眸善睐。果東國絕代姝也。問其名。以翠娘對。賽愛之甚。寵專房。不以下陳視之。築小閣。臨通衢。星河夜永。風露秋高。與翠娘聯臂而登。展聲琤琮。相視而笑曰。此吳宮響屧廊也。翠娘善歌。一夕酒正酣。賽親撥紫檀槽。命翠娘歌采蓮之曲。翠娘曼聲歌曰。采蓮復采蓮。西風八月天。日日沙頭。

戲。夜夜水上眠。采蓮復采蓮。夢斷西洲路。何日買扁舟。載儂五湖去。歌罷。賽忽恍然若有所思。顧擊娘曰。吾居此已四更。裘葛矣。有阿堵物而不歸故鄉。正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爾能從我去乎。擊娘曰。妾事君子。妾之幸也。君去而妾留。又焉用妾。將爲麋鹿笑。賽聞而甚喜。翌日託肆事於老夥。而白鬻囊橐。挈擊娘附船西歸。稅駕海上。輻重寒途。騶從煥赫。疇昔交遊。見其富。爭先造訪。賽一一酬接。各如其意以去。以白鬻十萬分贈諸博徒。償舊日債也。居有頃。鼓櫂回。善水。老母幸無恙。喜曰。兒富矣。不負阿娘一片心。俄見擊娘依。依拜。下。又喜曰。兒果娶得西子來耶。擊娘性婉。變能得上下歡。居數年。生子女各一。老母猶及見之。賽閒居無事。頗以教子爲樂。婚嫁事畢。卽析家產爲四。一以贍宗族之貧乏者。一以給故交之困頓者。子女則各得其一。賽年八十餘。無病而卒。擊娘哭之慟。未幾亦殫。說。

野客曰。笱藏金玉。室對芙蓉。誠人世不可多得之境。賽翁竟以一身兼之。何蒼蒼者之獨厚於彼耶。觀其孤注一失。意氣不衰。何其壯也。飄然東渡。立成巨富。何其智也。分散家財。踴恤戚友。何其達也。滔滔天下。安所得賽翁其人。

### 【日本三奇女】

日本孤懸大海中。日月蔽虧。波濤吞噬。千里饒沃。四時皆春。靈秀之氣。不鍾男而鍾女。以娟爲辱。蓋千百年如一日也。長崎一隅。市肆繁盛。青樓大道。多挾悲娟。花開解語。枕號遊仙。過其地者。往往流連忘返。嘗得奇女子三人焉。一曰碧玉生。一曰紫櫻生。一曰絳霞生。三人者。里閭相同。年齒相同。又皆喜作男子裝。則性情亦相同。而境遇則實不同。碧玉貌麗而性慧。父母鍾愛之。不啻掌上珍。父固恃女閭爲生計者。迷香洞裏。笑語時聞。響屨廊中。笙歌不斷。碧玉於調絲度曲諸事。一學便精。曲中諸姊妹咸愛之。而碧玉獨落落寡合。見客至。輒避之。父母愛之深。亦不強以迎送之事。年少長。盛鬢豐姿。冠絕儕輩。豔名嘖嘖。徧人口。一日方與諸姊妹嬉。

戲。忽有一美男子款步而入。婢媼傳呼曰。客來。碧玉欲引避。客已翩然入室。笑謂曰。小妮子亦太癡矣。我豈吓人者耶。熟視之。非他人。紫櫻也。碧玉亦笑曰。我不畏子。嗔人但恐皮相者不暇辨真假。將爭嗔子耳。因問何以改男裝。紫櫻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造物生人。何分軒輊。世之人先男後女。一切行樂之事。男子皆得爲。而女子獨不與。此世間最不平事。我將易釵而弁。爲普天下女子吐氣。不使花木蘭黃崇嘏獨有千古。碧玉聞之以爲然。於是棄環佩。易冠服。引鏡自照。儼然一美丈夫。二人相視而笑。出遊市廛。見者疑爲城北徐公。相與目送之。究莫辨其雌雄也。由是二人交益暱。夜則共榻眠。盡則赴酒肆。歌呼暢飲。稍稍入妓院。妓愛其美。爭矚就之。不知其胯下固無所有也。紫櫻之父。精製雞卵餅。設肆街頭。利市十倍。家頗小康。紫櫻常竊阿堵物。供買笑資。而碧玉亦向其父母處竊錢。肆意揮霍。每至妓處必飲。每飲必招女校書四五輩。以侑觴。劍擊釵飛。簧清笙煖。鶯聲嚶嚶。燕語喃喃。碧玉顧而樂之。酒酣耳熱。往往自度妙曲。引吭發音。四座傾聽。宿鳥驚啼。林花自落。諸校書無不擊節稱善。卽紫櫻亦自歎弗如也。嘗謂碧玉曰。我二人容貌服飾。幾如軾轍齊名。郊祁並美。所遜謝不敏者。惟此當筵一曲耳。雙星渡河之夕。二人相約入妓院作乞巧之會。瓜果雜陳。酒肴並進。開襟促坐。談烏鵲填橋事。忽有十七八少年。輕裙曳屐而至。遽呼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二人驚視之。則比鄰之絳霞也。一笑入座。呼酒更酌。絳霞曰。汝二人不甘雌伏。竟效雄飛。璧月夜夜。瓊樹朝朝。令人羨煞。我被巾幗束縛久矣。今宵父母赴鄰家飲。我獨坐無聊。遁而至。此大高手勿笑小巫也。倘蒙不棄。願拜門牆。二人皆曰。師則不敢居。盍呼我爲兄。於是三人皆以兄弟相呼。河東三鳳。不是過矣。紫櫻眷一妓。擲繡頭無算。曲房洞闥。事有甚於畫眉。而未嘗一問鼎。妓情不自禁。爲毛遂之自薦者屢矣。而紫櫻落落如故。妓曰。郎如不愛妾。則天下多美婦人。請郎自擇。不汝瑕疵。卽若愛妾也者。豈有出同車入同席。而臥不同被者耶。紫櫻曰。不然。人各有能。不能倚玉假香。憐情惜意。吾所能也。至若駢肩疊股。接葉交枝。此村夫牧豎之所優爲。而非吾之所能。妓曰。然則能爲我脫籍乎。紫櫻曰。恐我之所樂。非卿之所樂。終不能相

安耳。不然爲卿削籍。正自易。妓曰。妾墮落烟花十餘年。風流滋味嘗遍矣。請從郎歸作假夫婦。不愈於迎新送舊耶。紫櫻諾之。越數日出資贖妓歸。形影相隨。宛如伉儷。而紫櫻善彌缺陷。妓亦不忍苛求。故悶葫蘆終未打破也。後數年。撫他人之子以爲螟蛉。名之曰小紫。人亦不知其爲贖鼎。碧玉游蕩數年。父母相繼歿。歌姬各散。女聞途閉。舊時積蓄。揮霍已盡。而碧玉尙不肯以本來面目示人。破帽殘衫。時唱蓮花落乞食歌樓。無復舊日之翩翩風度矣。絳霞見之。泫然曰。彼尙如此。况我耶。自此服飾依然。操守頓改。與諸少年交合。楚雨巫雲。朝朝暮暮。得所贈金。以供日用。又儼然丈夫而巾幗矣。後生男女各一。其父設魚肆。頻年折耗。幾不能支。賴絳霞得夜合資。免貧困焉。

野客曰。女子化爲丈夫。史册書之。以爲妖異。何物小妮子。乃欲顛倒牝牡。淆亂雌雄。能不爲造物所忌。碧玉困頓以老。絳霞晚節不終。卑卑者何足道哉。紫櫻雖善用其假。然而閨中美婦。徒擁虛名。膝下嬌兒。更非真種。君子亦無取焉。

### 【秀才不屈死】

錢生中選。紹興會稽人。幼嗜誦讀。而不甚聰慧。稍長。學作文。攢眉苦思。輒覺毛錐子若千鈞重。故年逾二十。猶未博一衿也。值緒寇擾亂。風鶴屢警。城邑爲墟。家人倉皇四散。以避寇鋒。生獨慨然曰。四郊多壘。去將何之。青氈故物。不可棄也。乃反扃其戶。誦讀如故。俄而賊至。破扉入。生走匿床下。賊曳出之。逼問金銀所在。生不答。賊怒。抽利刃。白光凜凜如霜雪。曰。汝固不肯言耶。請試吾刃。連刺數下。生痛極大呼。饒命。賊愈怒。又斫其左右手。十指搖搖欲墮。又斫其頸。不絕如縷。生暈而踣。賊始去。閱一夜。生漸甦。試展眼。始覺己身臥地上。血淋漓滿襟袖。痛徹心脾。自知萬無生理。朦朧中忽聞人語云。取香爐灰敷傷處。可無礙。醒而憶之。體儻甚。不能起。又閱半日。掙扎而起。摸索而行。取灰裹傷處。痛稍止。漸能飲食。是時賊出示安民。生慮右手或竟殘廢。則不復能操作矣。乃詣傷科處。乞刀圭敷之。外裹以布。一月後。解所裹布視之。無名指小指皆墮落。

惟三指僅存。而左手之以香灰敷裹者。完好如故。他處之傷。亦皆敷香灰而愈。檢視傷痕。共二十七處。斑剝陸離。始悟朦朧中所聞之語。殆神人指示也。右手雖殘缺。賴三指之力。尚能握斑竹管。書蠅頭字。與戚友相見。談及往事。輒舉手相視。曰。南八斷一指。吾斷其二。誰謂今不古若哉。戚友以爲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咸刮目相待。及賊平生復應試。得補博士弟子員。累應省試。依然康了。以一衿終其身。人言竟不驗。或曰。生不死於亂刀之下。而死於游庠以後。可見一件利市欄衫。亦自關乎福命。執是說也。可爲善天下酸秀才頓增聲價十倍。

野客曰。赭寇亂時。余避地至崇明。桑麻沃若。雞犬晏然。海外桃源。幾不知中原有兵燹矣。亂後歸來。聞二三父老談及遇賊事。未嘗不神爲之悸。而目爲之眩也。聞賊中脅鄉民完錢糧。用札文。札尾切切特札字後。又書此懇二字。可謂證不中禮。又一賊自打先鋒回。擄得男女數人。將送與僞王。令其僞書記繕稟。中有呈上美男幾隻。美女幾隻。伏乞賞收等語。是又視人如畜。皆可發一大噱者。因紀錢生事而類及之。

### 【美哥馬島】

孟鴻字賓來。閩人也。其父操猗頓術。往來閩粵間。獲貲甚富。後在省曾設典肆。買良田千頃。坐享膏腴。儼然富家翁。賓來年十四五。肌理細膩。色澤妍美。宛如好女子。又善修飾。裙

履衣衫。絕無塵垢。春水流觴之地。秋風落帽之大。挈作出游。翩翩自喜。見者比之衛叔寶潘安仁。年稍長。父誠之曰。吾竭半生精力。奔走江湖。冒犯霜露。今日始能安然坐享。兒生長富厚。誠不思貧。然不可不閱歷世事。爲他日立計。賓來亦老成。日與肆中老夥件講論世故。漸精會計。舅氏黃仲環。開雜貨鋪。常往來廈門臺灣間。販貨貿利。歸時每言臺灣風土之美。賓來聞而羨之。時思一往游。因商於舅。願附船而東。舅許之。東裝待發。父以其初次出門。未免顧慮。於諸夥中擇年老而謹厚者二人。與之同行。俾隨時調護焉。既登海船。時上舵樓。縱眺水天一色。逸樹依稀。天外歸帆。小如一葉。覽此風景。頗覺開豁心胸。時值風順。舟行甚速。不數日已抵臺灣。舅先登岸。與彼中大腹賈論貨價。賓來亦乘暇與同伴二人。招雇小艇。載以上岸。徧覽山川。探訪風俗。日以爲常。意甚得也。勾留



匝月。鼠購貨畢。捆載下船。賓來愛臺灣布之美。亦購數捆以歸。挂帆逕發。回覽臺灣。斗大山城。風景如畫。猶戀戀不忍別。人夜颯風忽起。聲如虎吼。桅杆颯颯作響。布帆吹落。片片作蝴蝶飛。海波壁立。舟搖搖若懸旌。同舟者皆蜷伏不能動。俄而風益猛。浪益高。舟遂沈。舟中諸人。無一免者。賓來攜有救命帶。事急時。繫於腰際。以故得不沈。泛泛然隨流而去。天明風始定。遇漁舟救起。氣息僅屬。灌以薑湯。始漸甦。漁人載至其家。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問此何地。曰美哥馬島也。既而村中人聞有中國人至。爭來視。趾錯於門。肩駢於室。或男或女。妍媸不一。惟皆椎髻穿耳如犛苗。與之語。口音頗近臺灣。或竊竊附耳語。或熟視不轉睛。中有年老者曰。吾往時嘗販貨至臺灣。聞說臺灣爲中國屬地。風土人情。已與此間異。不知中國更復若何。今見郎君如芳蘭。竟體如奇花。初胎。始知天朝人物。固自不凡也。賓來略與謙遜。問此處有何物產。赴臺灣有多少水程。曰約三千餘里。此地產葛根。織以爲布。細如氈。夏日服之。徧體清涼。幾忘酷暑。又有草類龍鬚。細澤過之。織以爲席。夏不燥。冬不涼。勝藤席遠甚。貴者價值數十金。此二種攜至臺灣。常獲厚利。此外若牛皮。甘蔗糖。菽粟之類。亦至臺灣交易。每歲二三次。富者自備船往。貧者附船而已。俄而夕陽西下。男婦紛散。漁人攜瓦槩。至火焚。焚如豆。勸客安坐。自入廚下備晚餐。視其室。編茅代瓦。截竹成垣。頗有幽野之致。少頃。攜晚餐至。一簋二碟。都係江鄉風味。酒盞瓦缶中。斟於盃。作淡墨色。飲之甘冽芬芳。中土無此味也。問何酒。曰此間所飲酒。惟此一種。釀法用黑糯米。炊成飯。以水浸之。少加樹葉。經宿即成美酒。僕子然一身。他無所愛。惟不能一日無杯中物耳。賓來不善飲。三杯以後。醺然欲臥。漁人爲之拂拭衾枕。令先睡。賓來勞倦已極。一枕黑甜。日高始醒。漁人已赴曉市歸矣。午膳後。漁人曰。客來良不易。欲一觀此間風土。乎。賓來素有游興。欣然曰。諾。相將出門。一路縱眺。但見樹木葱龍。禾麥蕃衍。枝頭鮮果正熟。荔枝大如杯。或如椀。試摘嘗之。味較閩粵所產尤美。賓來曰。吾離臺灣時。秋風乍起。何以此間氣候和暖如三春。曰此間常如此。不過暖。亦不過寒。行五六里。至一處。人語喧闐。貨物充物。蓋市集也。街頭粘一紙。上有蝌蚪形。龍蛇狀。屈曲蜿蜒。不可